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百二十個水滸

(三)

施耐庵著
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三)

施耐庵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水滸

第十回

林教頭風雪山神廟

陸虞候火燒草料場

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，忽然背後人叫，回頭看時，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。當初在東京時，多得林冲看顧。這李小二先前在東京時，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，被捉住了，要送官司問罪，卻得林冲主張陪話，救了他，免送官司；又與他陪了些錢財，方得脫免。京中安不得身，又虧林冲齋發他盤纏，於路投奔人，不意今日却在這裏撞見。林冲道：『小二哥，你如何地在這裏？』李小二便拜道：『自從得恩人救濟，齋發小人，一地裏投奔人不着，迤邐不想來到滄州，投托一個酒店裏姓王，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。因見小人勤謹，安排的好菜蔬，調和的好汁水，來喫的人都喝采，以此買賣順當。主人家有個女兒，就招了小人做女婿。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，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。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，因討錢過來，遇見恩人，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？』林冲指着臉上道：『我因惡了高太尉，生事陷害，受了一場官司，刺配到這

裏；如今叫我管天王堂，未知久後如何。不想今日到此遇見。」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面坐定，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。兩口兒歡喜道：「我夫妻二人正沒個親眷，今日得恩人到來，便是從天降下。」林冲道：「我是罪囚，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口。」李小二道：「誰不知恩人大名？休恁地說。但有衣服，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。」當時管待林冲酒食，至夜送回天王堂。次日又來相請，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，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，與林冲喫。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，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銀。

且把閒話休題，只說正話。迅速光陰，卻早冬來。林冲的綿衣裙襖，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。忽一日，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，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，酒店裏坐下，隨後又一人閃入來。看時，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，後面這個走卒模樣，跟着也來坐下。李小二入來問道：「可要喫酒？」只見那個人將出一兩銀子與小二道：「且收放櫃上，取三四瓶好酒來；客到時，果品酒饌只顧將來，不必要問。」李小二道：「官人請甚客？」那人道：「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個來說話；問時，你只說有個官人請說話，商議些事務，專等專等。」李小二應承了，來到牢城裏，先請了差撥，同到管營家中請了管營，都到酒店裏。只見那個官人和管營差撥兩個講了禮。管營道：「素不相識，動問官人高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

『有書在此，少刻便知。且取酒來。』李小二連忙開了酒，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，把了盞，相讓坐了。小二獨自一個攪梭也似伏侍不暇。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，自行燙酒，約計喫過十數杯，再討了按酒，鋪放卓上。只見那人說道：『我自有伴當燙酒，不叫你休來；我等自要說話。』

李小二應了，自來門首叫老婆道：『大姐，這兩個人來得不尷尬。』老婆道：『怎麼的不尷尬？』小二道：『這兩個入語言聲音是東京人。初時又不認得管營，向後我將按酒入去，只聽得差撥口裏訥出一句「高太尉」三個字來，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？我自門前理會。你且去關子背後聽說甚麼？』老婆道：『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。』李小二道：『你不省得。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，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。倘或叫的他來了，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，他肯便罷？做出事來，須連累了我和你。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。』老婆道：『說得是。』便入去聽了一個時辰，出來說道：『他那三四個交頭接耳說話，正不聽得說甚麼。』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人，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，遞與管營和差撥，帕子裏面的，莫不是金銀。只見差撥口裏說道：『都在我身上，好歹要結果他性命。』正說之時，關子裏叫將湯來。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，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。小二換了湯，添些下飯，又喫

了半個時辰，算還了酒錢，管營差撥先去了。次後那兩個低着頭也去了。

轉背不多時，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，說道：『小二哥，連日好買賣。』李小二慌忙道：『恩人請坐，小二卻待正要尋恩人，有些要緊說話。』有詩爲證：

謀人動念震天門，

悄語低言號六軍。

豈獨隔牆原有耳，

滿前神鬼盡知聞。

當下林冲問道：『甚麼要緊的事？』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，說道：『却纔有個東京來的尷尬人，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。差撥口裏訥出高太尉三個字來，小人心下疑惑。又着渾家聽了一個時辰，他卻交頭接耳，說話都不聽得。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：「都在我兩個身上，好歹要結果了他。」那兩個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，又喫一回酒，各自散了。不知甚麼樣人，小人心下疑，只怕恩人身上有些妨礙。』林冲道：『那人生得什麼模樣？』李小二道：『五短身材，白淨面皮，沒甚髭鬚，約有三十餘歲；那跟的也不長大，紫棠色面皮。』林冲聽了大驚道：『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。那潑賤賊，敢來這裏害我！休要撞着我，只教骨肉爲泥！』李小二道：『只要提防他便了。豈不聞古人言「喫飯防噎，走

路防跌？」

林冲大怒，離了李小二家。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，帶在身上。前街後巷，一地裏去尋。李小二夫妻兩個捏着兩把汗。當晚無事，次日天明起來，洗漱罷，帶了刀，又去滄州城裏城外，小街夾巷，團團尋了一日。牢城營裏，都沒動靜。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：「今日又無事。」小二道：「恩人，只願如此；只是自放仔細便了。」林冲自回天王堂，過了一夜，街上尋了三五日，不見消耗，林冲也自心下慢了。

到第六日，只見管營叫喚林冲，到點視廳上，說道：「你來這裏許多時，柴大官人面皮，不曾擡舉的你。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坐大軍草場，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，有些常例錢取覓。原尋一個老軍看管，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，你在那裏尋幾貫盤纏。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。」林冲應道：「小人便去。」當時離了營中，徑到李小二家，對他夫妻兩個說道：「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，卻如何？」李小二道：「這個差使，又好似天王堂。那裏收草料時，有些常例錢鈔。往常不使錢時，不能彀這差使。」林冲道：「卻不害我，倒與我好差使，正不知何意？」李小二道：「恩人休要疑心，只要沒事更好了；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，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。」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，請林冲喫了。

話不絮煩，兩個相別了。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，帶了尖刀，拿了條花鎗，與差撥一同辭管營，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。正是嚴冬天氣，彤雲密布，朔風漸起，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。那雪早下得密了，但見：

凜凜嚴凝霧氣昏，空中祥瑞降紛紛。須臾四野難分路，頃刻千山不見痕。銀世界，玉乾坤，望中隱隱接崑崙。若還下到三更後，彷彿填平玉帝門。

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，又沒買酒喫處，早來到草料場外。看時，一週遭有些黃土牆，兩扇大門；推開看裏面時，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，四下裏都是馬草堆，中間兩座草廳。到那廳裏，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。差撥說道：『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，你可即便交割。』老軍拿了鑰匙，引着林冲分付道：『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；這幾堆草，一堆堆都有數目。』老軍都點見了堆數，又引林冲到草廳上。老軍收拾行李，臨了說道：『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。』林冲道：『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；你要，便拿了去。』老軍指壁上掛一個大葫蘆，說道：『你若買酒喫時，只出草場，投東大路去三二里，便有市井。』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。

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，就坐上生些燄火起來。屋邊有一堆柴炭，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。仰面看那草屋時，四下裏崩壞了，又被朔風吹撼，搖振得動。林冲道：「這屋如何過得一冬？待雪晴了，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。」向了一回火，覺得身上寒冷，尋思：「卻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，何不去沽些酒來喫？」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，把花鎗挑了酒葫蘆，將火炭蓋了，取氈笠子戴上，拿了鎗匙出來，把草廳門拽上，出到大門首，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，帶了鎗匙，信步投東。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，迤邐背着北風而行。那雪正下得緊，行不上半里多路，看見一所古廟，林冲頂禮道：「神明庇祐，改日來燒紙錢。」又行了一回，望見一簇人家，林冲住腳看時，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帚兒，在露天裏。林冲逕到店裏，主人問道：「客人那裏來？」林冲道：「你認得這個葫蘆麼？」主人看了道：「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。」林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店主道：「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，且請少坐；天氣寒冷，且酌三杯，權當接風。」店家切一盤熟牛肉，燙一壺熱酒，請林冲喫。又自買了些牛肉，又喫了數杯。就又買了一葫蘆酒，包了那兩塊牛肉，留下些碎銀子。把花鎗挑着酒葫蘆，懷內揣了牛肉，叫聲相擾，便出籬笆門，仍舊迎着朔風回來。看那雪，到晚越下得緊了。古時有個書生，做了一個詞，單題那貧苦的恨雪：

『廣莫』嚴風刮地，這雪兒下的正好。拈絮擣綿，裁幾片大如拷佬。見林間竹屋茅茨，爭些兒被他壓倒。富室豪家，卻言道壓瘴猶嫌少。向的是獸炭紅爐，穿的是綿衣絮襖。手撚梅花，唱道國家祥瑞，不念貧民些小。高臥有細人，吟咏多詩草。

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，迎着北風，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，開了鎖，入內看時，只叫得苦。原來天理昭然，佑護善人義士，因這場大雪，救了林冲的性命。那兩間草廳，已被雪壓倒了。林冲尋思：「怎地好？」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。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，搬開破壁子，探半身入去摸時，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。林冲把手牀上摸時，只摸得一條絮被。林冲鑽將出來，見天色黑了。尋思：「又沒把火處，怎生安排？」想起：「離了這半里路上，有一古廟，可以安身。我且去那裏宿一夜，等到天明，卻作理會。」把被捲了，花鎗挑着酒葫蘆，依舊把門拽上，鎖了，望那廟裏來。入得廟門，再把門掩上，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，撥將過來，靠了門。入得裏面，看時，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，兩邊一個判官，一個小鬼；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，又沒鄰舍，又無廟主。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，將那條絮被放開；先取下氈笠子，把身上雪都抖了；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，早有五分墜了，和氈笠放在供桌上；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。卻

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，就將懷中牛肉下酒。

正喫時，只聽得外面必必撲地爆響，林冲跳起身來，就壁縫裏看時，只見草堆場裏火起，刮刮雜雜的燒着。但見：

雪欺火勢，草助火威。偏愁草上有風，更訝雪中送炭。赤龍鬬躍，如何玉甲紛紛；粉蝶爭飛，遮莫火蓮燄燄。初疑炎帝縱神駒，此方芻牧；又猜南方逐朱雀，徧處營巢。誰知是白地裏起災殃，也須信暗室中開電日。看這火，能教烈士無明發；對這雪，應使奸邪心膽寒。

當時林冲便拿了花鎗，卻待開門來救火，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。林冲就伏門邊聽時，是三個入脚步響，直奔廟裏來，用手推門，卻被石頭靠住了，推也推不開。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，數內一個道：『這條計好麼？』一個應道：『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！回到京師，稟過太尉，都保你二位做大官。這番張教頭沒的推故。』那人道：『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，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。』又一個道：『張教頭那廝，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，「你的女婿沒了。」張教頭越不肯應承，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。太尉特使俺兩個央浼二位幹這件事，不想而今完備了。』又一個道：『小人直爬入牆裏去，四下草堆上，』

點了十來個火把，待走那裏去？那一個道：『這早晚燒個八分過了。』又聽得一個道：『便逃得性命時，燒了大軍草料場，也得個死罪。』又一個道：『我們回城裏去罷。』一個道：『再看一看，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，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，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。』

林冲聽得三個人時，一個是差撥，一個是陸虞候，一個是富安，自思道：『天可憐見林冲！若不是倒了草廳，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。』輕輕把石頭擡開，挺着花鎗，左手拽開廟門，大喝一聲：『潑賊那裏去？』三個人都急要走時，驚得呆了，正走不動。林冲舉手，脰察的一鎗，先撥倒差撥。陸虞候叫聲『饒命！』嚇的慌了，手脚走不動。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，被林冲趕上，後心只一鎗，又搠倒了。翻身回來，陸虞候卻纔行得三四步，林冲喝聲道：『好賊，你待那裏去！』批胸只一提，丟翻在雪地上，把鎗搠在地裏，用脚踏住胸脯，身邊取出那口刀來，便去陸謙臉上閤着，喝道：『潑賊，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，你如何這等害我？正是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』陸虞候告道：『不干小人事，太尉差遣，不敢不來。』林冲罵道：『奸賊，我與你自幼相交，今日倒來害我，怎不干你事？且喫我一刀。』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，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，七竅迸出血來，將心肝提在手裏。回頭看時，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。林冲按住喝道：『你這廝原

來也恁的歹！且喫我一刀。」又早把頭割下來，挑在鎗上。回來，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。把尖刀插了，將三個人頭髮結做一處，提入廟裏來，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，再穿了白布衫，繫了胳膊，把氈笠子帶上，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。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，提了鎗，便出廟門投東去。走不到三五里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鉤子來救火。林冲道：「你們快去救應，我去報官了來。」提着鎗只顧走，有詩爲證：

天理昭昭不可誣，

莫將奸惡作良圖。

若非風雪沾村酒，

定被焚燒化朽枯。

自謂冥中施計毒，

誰知暗裏有神扶。

最憐萬死逃生地，

真是魁奇偉丈夫。

那雪越下的猛，林冲投東走了兩個更次，身上單寒，當不過那冷，在雪地裏看時，離得草料場遠了；只見前面疎林深處，樹木交雜，遠遠地數間草屋，被雪壓着，破壁縫裏透出火光來。林冲徑投那草屋來，推開門，只見那中間坐着一個老莊客，周圍坐着四五個小莊家向火；地爐裏面焰焰地燒着柴火。林冲走到面前叫道：「衆位拜揖，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，被雪打溼了衣裳，借此火烘一烘，望乞方便。」莊客

道：『你自烘便了，何妨得！』林冲烘着身上溼衣服，略有些乾，只見火炭邊煨着一個釜兒，裏面透出酒香。林冲便道：『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，望煩回些酒喫。』老莊客道：『我每夜輪流看米囤，如今四更天氣正冷，我們這幾個喫，尙且不穀，那得回與你！你要指望！』林冲又道：『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擋寒。』老莊客道：『你那人体纏体纏。』林冲聞得酒香，越要喫。說道：『沒奈何，回些罷！』衆莊客道：『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，便來要酒喫！去便去；不去時，將來吊在這裏。』林冲怒道：『這廝們好無道理！』把手中鎗看着塊焰焰着的火柴頭，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將起來，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，那老莊家的髭鬚焰焰的燒着，衆莊客都跳將起來。林冲把鎗桿亂打，老莊家先走了；莊家們都動彈不動，被林冲趕打一頓，都走了。林冲道：『都去了，老爺快活喫酒。』土坑上却有兩個椰瓢，取一個下來，傾那釜酒來，喫了一會，剩了一半，提了鎗，出門便走。一步高，一步低，踉踉蹌蹌，捉脚不住。走不過一里路，被朔風一掉，隨着那山澗邊倒了，那里掙得起來。大凡醉人一倒，便起不得。當時林冲醉倒在雪地上。

卻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，拖鎗拽棒，都奔草屋下看時，不見了林冲。卻尋着踪跡趕將來，只見倒在雪地裏，花鎗丟在一邊。莊客一齊上，就地拿起林冲來，將一條索縛了。趁五更時分，把林冲解投一個

去處來。不是別處，有分教，蓼兒窪內，前後擺數千隻戰艦艨艟；水滸寨中，左右列百十個英雄好漢。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，講處悲風透骨寒。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朱貴水亭施號箭

林冲雪夜上梁山

話說『豹子頭』林冲當夜醉倒在雪裏地上，掙扎不起，被衆莊客向前綁縛了，解送來一個莊院。只見一個莊客從院裏出來，說道：『大官人未起，衆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底下。』看天色曉來，林冲酒醒，打一看時，果然好個大莊院。林冲大叫道：『甚麼人敢弔我在這裏？』那莊客聽得叫，手擎着白木棍，從門裏走出來，喝道：『你這廝還自好口！』那個被燒了鬚鬚的老莊客說道：『休要問他，只顧打等大官人起來，問明送官。』莊客一齊上，林冲被打，掙扎不得，只叫道：『不要打我，我自有說處。』只見一個莊客來叫道：『大官人來了。』林冲看時，只見個官人，背叉着手，行將出來。至廊下問道：『你們在此打甚麼人？』衆莊客答道：『昨夜捉得個偷米賊人。』那官人向前來看時，認得是林冲，慌忙喝退莊

客，親自解下，問道：『教頭緣何被弔在這裏？』衆莊客看見，一齊走了。

林冲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『小旋風』柴進，連忙叫道：『大官人救我！』柴進道：『教頭爲何到此，被村夫恥辱？』林冲道：『一言難盡！』兩個且到裏面坐下，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，備細告訴。柴進聽罷，道：『兄長如此命蹇，今日天假其便，但請放心，這裏是小弟的東莊，且住幾時，卻再商量。』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，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，請去暖閣裏坐地，安排酒食杯盤管待。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滄洲牢城營裏管營首告：林冲殺死差撥，陸虞候、富安等三人，放火沿燒大軍草料，州尹大驚，隨即押了公文帖，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，沿鄉歷邑，道店村坊，四處張掛，出三千貫信賞錢，捉拿正犯林冲。看看挨捕甚累，各處村坊講動了。

且說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，聽得個信息緊急，俟候柴進回莊，林冲便說道：『非是大官人不留小人，只因官司追捕甚緊，排家搜捉，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，猶恐負累大官人不好。既蒙大官人仗義疎財，求借林冲些小盤纏，投奔他處棲身，異日不死，當效犬馬之報。』柴進道：『既是兄長要行，小人有個